

# 東野圭吾的世界—— 從《以前，我死去的家》 開始

文：小熊

對於日本推理小說的瞭解與認識，我絕對是門外漢。因為，自己沒有偵探的特質與推理的慧根，對於枝節太過複雜的推理小說，總是難有耐性讀下去。也許，這就是我之前一直對東野圭吾不感冒的原因吧。



如果在網上搜索“東野圭吾”，讀者或許很快就得出這樣的評論——東野圭吾，日本推理小說作家。不過，若對作者如此簡單地作出概括，對作者本人，以及對讀者都不甚公平。說道“推理小說作家”，對於那些像我一樣不特別善於閱讀推理作品的讀者，或許就會因此打消了閱讀的念頭，結果與東野的一些上佳作品緣慳一面，這樣真是不無遺憾。

東野圭吾雖然以推理小說作家著稱，但是實際上他更像一個社會故事小說家。所謂“故事”，我認為用“故”就是“古仔”；事，或可以理解為“寓意”吧。接觸東野圭吾的作品之後，讀者慢慢就可以發現，在巧妙推理和縝密佈局的情節背後，有著作者關切社會問題的企圖，實在就是“故事”的佳作。《以前，我死去的家》，就是這樣的作品。

對於想認識東野圭吾的讀者，或者想認識日本推理小說的讀者，我建議不妨從這本小說開始。有別於東野圭吾的其他熱門暢銷小說，例如他的《白夜行》或《嫌疑犯X的獻身》，這部《以前，我死去的家》並沒有一般推理小說出現的凶殺案情，當然，也就沒有兇手，沒有偵探或警員，也沒需要推理破案情節。故事以“我”為第一人稱敘述事件，男主角通



過陪同前女友沙也加探索她父親遺留在荒郊野外的一棟沒水、沒電、擺設齊全但卻杳無人跡的白色小屋，從而揭露了一個隱藏了二十多年的秘密。小說的頁數不多，主線人物從頭到尾亦只有兩個人，中間搭配出場的輔助角色其實也沒有很多，因此，這本書算得上是可口易讀。順著情節往前推移，作者為我們勾劃出一幕幕毛骨悚然的不安場景，雖然故事並非恐怖的鬼故事，但當中的不安感反而讓讀者更專注，充滿了發現的驚喜。

憑“故”說“事”。東野圭吾在這部作品中作出了新的嘗試，小說切入了嚴肅的社會議題——兒童虐待。讀著這本小說，我很自然想起曾經聽過的一句話：“子女成長中最大的痛苦，莫過於來自父母的傷害”。原生家庭，

或者更直接是指向父母，對子女的成長影響深遠。如果孩童幼小時受過父母的傷害，或會長久烙印在心靈，化成潛意識的夢魘，終生受害；又或不知不覺會再投射到自己日後的家庭生活上，甚至重蹈覆轍地傷害下一代……。對於這樣嚴肅的話題，作者並沒有大張旗鼓加以鞭撻，反而獨具巧思地把議題融合在故事的情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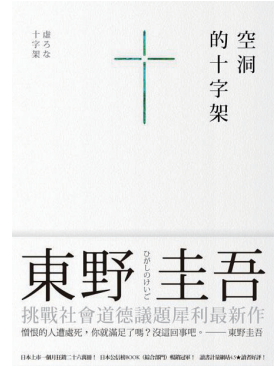


之中，通過加入家庭和親子關係的元素作為故事的副線，不動聲色地鋪展出來，昭然若揭。由於沒有太過複雜的情節，反而可以讓人靜心細讀，反思己身，或慢慢咀嚼，投入故事，陪同主角走出傷害，走出侷限和陰暗，在陽光下繼續向前。



對於閱讀東野圭吾的作品，我的感觸不在於其推理過程，亦不只是欣賞他通過簡單平白的文字，嫻熟鋪張出離奇的情節，而是在於可以體會到作者對人性弱點和侷限的理解和同情，當中帶出的社會議題能令讀者反思，讓我們在以理性為骨架的表象下面，看見作者對社會傾注的柔性關懷。其實據東野圭吾自己說，早在他高中嘗試的第一部推理小說《生化機器人的警告》（註：並未發表），就把當時的重大社會問題作為寫作的主題，只是這個主題是他當時沒有能力處理的深度社會問題。東野圭吾從 1985 年出版首部推理小說《放學後》，經過了將近十年耕耘，這部《以前，我死去的家》，可以說是他實踐少時創作理想的重新起步點，所謂博觀而約取，厚積而薄發，從這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作品之後，我們可以看到東野圭吾的創作不乏對社會重大問題的探討。對我來

說，東野圭吾的作品故事性大於推理性，這正是他扣人心弦的地方，例如《湖邊凶殺案》針貶了日本升學教育的問題，《彷徨之刃》和《紅手指》是對少年犯罪的沉痛指控，《時生》則試探了漸行漸遠的家庭和親子關係，而《空洞的十字架》更是對贊成或反對死刑的辯論與反思，如此種種不一而足。



現在，就讓我們從《以前，我死去的家》開始，進入東野圭吾的世界，開展一次全新的閱讀探索之旅吧！

